

王安忆
◆著

Wang Anxi
王安忆

在持有自己的经验与结论的同时，
善解并诚挚地去观看别人的人生所得，
看到人类无穷多的心灵景观。
这时候，我们应当如同相信自己一样地去读书，书会和我们融为一体。
我们其实也是在读着自己。

王安忆◆著

我读我看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安忆◆著

我看我读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读我看 / 王安忆著 .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1

ISBN 7 - 208 - 03849 - X

I . 我 . . . II . 王 . . . III . ①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 读书笔记 IV . I267 .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0337 号

责任编辑 任余红

封面装帧 陈 楠

我读我看

王安忆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上海发行所 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4 字数 263,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 - 208 - 03849 - X/G · 741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读书记(代自序)

- 3 阅读的要素
- 5 吞书长大
- 6 多和少
- 8 众里寻他
- 10 在偏僻的地方读书
- 12 读电影
- 14 书中书
- 16 边走边读
- 18 阅读的心境

读 书

- 23 颜色的里程
- 33 上海的故事——读《歇浦潮》
- 43 《泥日》的彼岸
- 57 告别青春的回忆

67 残酷的写实——重读《包法利夫人》

78 摹写的精神

83 知识的批评——从蒋韵说起

98 人间疾苦——读《乡村诊所》

读作品



107 《异乡异闻》读后

115 汪老讲故事

124 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

145 走出凤凰

149 无韵的韵事——关于爱情的小说文本

154 寻找苏青

165 欢喜渡

173 南音谱北调

178 类型的美

184 山花烂漫

——评于田儿小说《关帝庙土地庙》《石屋》

187 世俗的张爱玲

观 剧

《薪传》的重负——看台湾云门舞团《薪传》 197

返朴归“质”——我看淮剧《西楚霸王》 201

日常生活的常识 204

美丽 213

安娜的型 215

编故事 218

人物的型 230

用你的矛攻你的盾 239

气氛 250

序

她到底要什么 263

我看短篇小说 271

重建象牙塔 278

285 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

310 立此存照

311 盛曙丽说

314 上海影像

319 港人彦火

323 人间风情恁好

329 老李和他的习作

335 我看 96—97 上海作家小说

353 我看 98—99 上海作家小说

附录

367 读看日记

432 “席殊”荐书

我

DUSHUJI

读

我

看

读书记

(代自序)

阅读的要素

阅

读的第一要素，我想是信赖。相信我们所读到的东西，这常常是发生在我们少年时候。那个年龄，心灵像一张白纸，无条件地相信任何事情。书本给我们神圣的感觉，好比人生的老师。我们总是把书本上的话抄在日记本上，还总是将书本上的话赠来赠去。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影响的时期，是精神世界最初的建设时期。假如我们幸运地读到真正的好书，那么，一生都将受益无穷。不过，很多时候的情况则是恰恰相反。但是，尽管是这样一个不安全的时期，我也以为怀疑主义是最大的不幸。这会使我们丧失阅读的最大乐趣——那种满怀情感的接受，那种对充实内心的渴望。怀疑设立的防线又会使自己孤立，久而久之，内心便将寂寞又空虚。

当我们逐渐成长起来之后，我们便也逐渐形成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它不仅来自于阅读，更来自直接的经验。假如我们依然热爱阅读，并且依然对阅读保持信赖，便会自觉地去芜存精，选择那些真正

的好书。前段时期阅读好书的经历帮助了我们,从人生中得到的真情实感也帮助了我们。阅读和阅历使我们几乎是本能地懂得哪些是好书,哪些是那种写作者以诚实与信赖写下来的文字。我们仍然以信赖的态度读书,而这时候的信赖却是一种理性的信赖。我们和书本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书本是我们的朋友。理性的信赖还可有效地抵御怀疑主义的侵害。这时候的阅读对于拓展我们不免狭窄的个人经验大有好处。假如个人经验偏于悲观,它便提供给光明的景象,假如个人经验偏于万事无忧,它则提醒我们不幸的存在,它可使我们保持乐观、良善、开阔的精神。在一个人对世界的观念已经形成的中年阶段,阅读可为我们作出补充和修正,使之达到健康完美的境地。

晚年时的阅读信赖,我想应是建立在宽容之上。因为这时候的经验已经成熟到可与任何书本作一个比较,这是该作出结论的时期。假如前两个阶段我们保持了阅读的良性循环,这时便能够再上升一格。在持有自己的经验与结论的同时,善解并诚挚地去观看别人的人生所得,看到人类无穷多的心灵景观。这时候,我们应当如同相信自己一样地去读书,书会和我们融为一体。我们其实也是在读着自己。这时候的自己,应该有一颗能够包容一切的心灵,读书就提供了这样的好机会。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人类写下的最好的那类书。

吞书长大

在

我最大量读书的时候，书都是囫囵吞枣般地吞下去。那是在“文化革命”的开初阶段，学校停课，无所事事，主要就是读书。这些书多是从失去管理的图书馆流失出来，还有废品收购站散失出来，这时候，废品收购站堆满了书籍，是人们扫“四旧”清扫出去的。所有的这些书，都是转转借来，时间相当紧急，只能在各人手中停留一二天，甚至一个夜晚。所以，我是在一个晚上读完一本《牛虻》，一个白天读完《安娜·卡列尼娜》，像著名侦探小说《甲壳虫杀人案》，只看了个开头就被下家拿走了。还有一些书，在手里停留的时间相当长，似乎已经被遗忘了，可这又多是缺头少尾的。比如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被污辱和被损害的》，我到很后来才知道它的书名和作者，因它只剩下大半本了，可这大半本我都读得烂熟。其中那乞讨的老祖父对小孙女的一句话被我视作名句：“你要向所有的人要饭吃，而不要向一个人要饭吃。”再有一本书影响也很大，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第一本，包括了前

三卷，那可真是迷死我了。尤其是克利斯多夫和弥娜的初恋，甜蜜而伤感，特别适合青春期的自恋情结。到了萨皮娜和阿达，事情就变得有些严酷了，要留待长大以后再去反刍。还有一本记忆犹深的书，就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但不是亲眼阅读的，而是听一位邻居妇女讲述。她一边看着书一边讲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听。等我以后自己读到了这本书后，便十分惊异一模一样的情节竟然有着如此不同的格调。前者完全是一个世俗的言情故事，而译作欧式的文字却使之染上一层“五四”文化的知识分子色彩。那个年代实是并不那么荒芜，只是杂和乱，缺乏系统和秩序，我们的精神就这样崎岖地生长着。

2000年5月22日 上海

多 和 少

我

看书，有时候要多，四周都是书，各种各样。看，其实是只能看其中的一本，但是有这么多书在身边，人就有富足的心情，有些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意思。而且，越是多的书，越是要仔细地看，慢慢地

看,一字一句,就像个富翁,却十分的吝啬。心底是贪婪的,还是耽于享受。这样多的书簇拥着,全在我的所有之中,伸手打开一本,就有字句跳入眼中。为了吃透这些字句,我时常拿一支铅笔,做着校对的工作,将错字别字勾出来改正,同时也做编辑的工作,将照我看来不够好的句子,纠正一下。但因是有这样多的书供享用,就难免三心二意了,常常不能看完一本,就伸手向另一本。而压在比较底下和离我比较远的,或者是不那么合我口味的一本,基本永远不会碰到它。所以,有时候,我又要想少,少到什么程度?只有一本书。

这就需要有环境帮忙了,总是离家在外的时候,身边只带一本书,看,是它,不看,也是它。有一回,我到乡下亲戚家养病,整一个月,就只带一本书。施蛰存老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这样的闲情,在平日的繁忙中,以及我的急躁性子,是会觉着不过瘾的,可挡不住只有一本书啊!就只得看,喂喂眼睛。任意翻开一页,往下看。下一回,还是任意翻一页。这样,似乎也有了选择的余地。并不是所有都看了,有一些却看了几遍,因总是翻到此。还因为这样的散淡文字,看和不看都差不多似的。但多看了,还是有趣味积厚起来。有一篇,徐渭记他的梦,走进一深山,松柏茂密,有一道观,主人迎接,揭开一本簿子,说,你并不叫徐渭,你的名字是“哂”。好似小时候听来的神灵故事,听了还想听,不厌其烦,越听越森然。书要少,就只得这样骨头里榨油地看。

2000年10月9日

众里寻他

有

许多记忆犹深的片断，却找不到出处了。

幼年时，母亲在看一本书，有时将其中情节讲一些给我听，还让我自己读几行，看里面的插画。是说一名青年邂逅一个女子，开始了他们的恋爱，女子请青年到她家去，是一座豪华的住宅。有一日，那女子说要远行，将一个方形的箱子托于他保管，并嘱他一定要小心轻放，尤其不可颠倒。后来，青年好奇，从那箱子的缝里张了一眼，这一眼可了不得，那箱子里竟是一个房间，与他去过的女子的家一模一样，只是缩小了，那女子也缩小了，在其间活动。后来，我一直在找这本书，可至今也未找到，一直是个谜。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听母亲说的。说一个女孩子，患深度近视眼，因家中十分贫穷，无法为她配一副眼镜，所以她便生活在迷蒙中。后来她的姑母应允她，给她配一副眼镜，她对姑母生出了极其感激的心情，有几次姑母为什么事责打她，她也不生怨。盼了多年的眼镜终于到手

了,可是她戴上眼镜,却惊悚地看见千疮百孔的贫民窟景像。这真是很可怕的一幕,世界突然在清晰中破裂开来。印象特别强烈。这篇小说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哪位作家所写,又刊在什么地方。

还看过一本没有书名和封面的小说,写一个医生和一个小学教师的爱情与婚姻。医生逐渐变得惟利是图,纯真的小学教师非常沉默地看着这一切,等到那医生幡然悔悟,两人重归于好,妻子却在为丈夫买熏肠还是鹅肝酱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医生从此坚守着道德的原则,后因坚持为一名肺结核患者做气胸治疗被起诉。似乎是,气胸治疗在当时是被禁止的。故事说起来没什么,可在阅读中,却有许多细节令人感动。有一个细节是医生闯入小学生的课堂,向他们的老师求婚。当时他的眼睛只盯着她衬衣胸前的小扣子,那扣子的形状几乎还在眼前。

再有一本书当时是草草看过,而过后却一直想起,可已记不起书名了。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写一个大偷,如何计划与实现他的偷窃,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得手,可偏偏他就得手,并且合情合理。他的准备非常周密,即便警察有备而来,还是失算。有一次是偷火车上的保险箱,他将巡警几分钟一来回都算好,每一空档间做一点,这么一点一点地完成工作。而且那是在早期工业社会,完全没有科学手段帮忙,全靠人工,创造了神奇的偷窃。他被描写得非常优雅,叫人喜欢极了。

我经常向人打听这些故事的出典,可总打听不到。这世上有那么多的书,不知哪一本里,藏着我这些记忆中的宝贝。

而有的时候,又正好反过来,书中的细节全都忘了,或者说,全部化为一股气氛,渗透在记忆中了,而书名却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第一卷。

2000年10月11日

在偏僻的地方读书

曾

经在一个县城的文化馆阅览室里拾得一本《斯堪地纳维亚小说集》。是在那样的内省的县城和动荡的时期,阅览室已荒废了,封了门。老鼠在书堆里做窝。后窗的栓已拔开了,任何人都可爬进去,拿出一些书来。所以,书所剩不多。于是,这本书就给我一个冷僻的印象。斯堪地纳维亚听起来也冷僻得很。其中的作家均不是常见的那类著名作家,是陌生的名字,书亦已经很旧。但是,至今还记得书中的一些短篇,大多是写孩子,在贫穷的生长环境里的一些小事,很日常的。比如,有一篇是写一个心情恶劣的孩子非常暴虐地打他的弟弟,而他的弟弟并不记仇,这使他难过,难过的结果是再揍他一顿。又有一篇题目